

2019 国庆档影市复盘

爱国无须安利 营销仍有高低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总票房首次超过50亿元，观影人次首次突破1亿，2019年的国庆档是电影业献给新中国70岁生日的一份大礼。《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三部主旋律影片扛大梁，题材不分高下，但影片质量和营销水平却有高低。最终，前两部成了国庆档的真正主力，而《攀登者》却生生浪费了好题材。



献给新中国70华诞

【大盘】票房史上最强，满意度史上最高

今年国庆档总票房收入为50.50亿元，同比增长132%；国庆档观影人次达到1.35亿，同比增长118%。毫无疑问，这是史上最强国庆档。

在这个档期，《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的票房收入分别为22.05亿元、19.18亿元和7.78亿元，三部主旋律影片贡献了整个档期票房的97%。

观众对影片的满意度也与票房成正比。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中，今年国庆档的观众满意度为88.6分，创造了此项调查的档期满意度最高纪录，超越了2017年暑期档保持的85.7分纪录。三部片中，《我和我的祖国》创下了91分的史上单片最高分纪录，《中国机长》《攀登者》则分别以87.1和85.4列历史上第6



名和第12名。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国庆档成绩同样傲人。以9月30日至10月6日的自然周来计算，《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分别以2.91亿美元和2.55亿美元，成为全球票房的冠军和亚军。

【复盘】热搜大赛：《我和我的祖国》赢在话题多

从王菲那首“口齿不清”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曲MV问世开始，《我和我的祖国》便体现出它的热搜体质。因为这首歌，早在“7个故事你最喜欢哪个”之前，人们便因为“哪个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最好听”而加入了对这部影片的第一波讨论。

相比《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的很多热搜是观众自发掀起的。因为影片导演共有7位，因此它在内容上会有“每个作品都难以充分展开”的先天劣势，但在营销上却具备“比一比哪位导演最强”的先天优势。从影评人到普通观众，几乎人人都在自己能触及及的不同平台上，对“谁最好”作了发言，同时也对他个人观点进行了反驳。譬如刚开拍，主流观众几乎一边倒称赞徐峥的《夺冠》，批评陈凯歌的《白昼流星》。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认为《白昼流星》被低估，陈凯歌在短短的影片中阐述的是“精神扶贫”这一高级命题，以神舟十一号代表的航天梦想来配合这一主题正是相得益彰。

在观众讨论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影片本身的营销动作便相对内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影片幕后花絮的补充阐述。例如徐峥爆料说《夺冠》中的“扫地阿姨”是郎平，便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不小热度。一只如此亮眼的“彩蛋”，竟在影片公映多天后才通过导演本人的个人微博看似“随意”地揭开，大多数观众无疑会对这样的做法心生好感。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该片的营销对观众心理的拿捏分寸可谓十分细腻。

短视频大赛：《中国机长》花样多最会玩

这是一个短视频疯狂走红的时代，而三部片里，最会玩这种新花样的便是《中国机长》。按理来说，这个按照民航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最多只能如《我和我的祖国》一般，聊聊真实原型，说说幕后故事。但《中国机长》却在不放弃该片的主旋律营销路线的同时，充分挖掘出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娱乐性元素，给国内的电影同行好好上了一堂新媒体营销课。

张涵予、杜江、欧豪；袁泉、李沁、张天爱……这样的俊男靓女阵容，《中国机长》在影片上映前就充分利用。剧组拍了不少“英雄机组”穿着制服帅气向你走来，或机长霸道邀请“登机”的小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为影片赢得了不少“颜粉”。其次，影片的灾难片元素也被充分细致地开发。很多人都在国庆档见过一个表情包：欧豪挂在机舱外，整个人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表情包配文“我太难了”。袁泉、李沁等人扮演的角色也各有表情包流传，甚至在国庆过后，还出现了一组利用片中主角们的“缺氧狰狞脸”做成的“扶我起来上班”主题表情包。在国庆档后期，类似这样的营销小素材，基本都是网友自制制作在先，营销人员发现后再通过剧组的官方渠道，或者演员的微博等流量渠道，进行二度



THE CLIMBERS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 国际音乐季开幕

莫华伦雷佳曾小敏齐放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10月8日晚，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国际音乐季（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音乐季）在星海音乐厅拉开帷幕。本届音乐季正式纳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是艺术节11个专项活动之一。



开幕大咖云集

当晚，大咖云集，亮点纷呈，开幕式音乐会由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担任艺术总监，指挥家吕嘉执棒，由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学院优秀乐团组成联合乐队，多位国内外艺术家应邀出席演出，其中包括歌唱家雷佳、吕继宏、石倚洁、张立萍、莫华伦、小提琴家陆威、高胡演奏家余其伟、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钢琴家元杰等。音乐会演绎了多首中外名曲。最后，歌唱家共同高歌《我爱你中国》，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接受采访时表示：“大湾区的文化认同同源，从音乐方面来说，整个大湾区有潮州音乐、广东音乐、粤剧、粤语流行等多种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应该利用好大湾区内众多出色的演出场馆，“好的作品应该在湾区内巡回演出，实现文化共享，惠及湾区人民”。

积极培养人才

作为音乐季的主办单位，成立于2017年的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教育与艺术发展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联盟由星海音乐学院牵头，联合粤港澳三地的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粤剧团、音乐剧团等单位成立。“在去年的基础上，本届音乐季更突出岭南特色和粤港澳三地元素，也更国际化，艺术性更强。”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蔡乔中介绍。

不仅如此，联盟还将积极推动大湾区院校之间的合作和人才培养。蔡乔中介绍，星海音乐学院已与香港演艺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课程共建共享、学生互动交流、教师互访、双学位教育以及共同举办音乐会等方面都形成了共识。

E-mail:hdzp@ycwb.com

设计一个完美的结局

□刘荒田[美国]

死亡，可以度身定做吗？英国经典散文家兰姆曾写一个名叫“伊利亚”的专栏作家这样做了，事见于《故伊利亚君行述》一文。理由是此“君”“文章里的那一点儿幽默味儿差不多已耗光了”。读了全文才明白，这堪称温柔的“死刑判决”是下给兰姆自己的替身。此前兰姆受邀为《伦敦杂志》“每月随笔”，“伊利亚”是笔名，写了两年半以后，兰姆不想再写，便以该笔名作自我了断。

今天，和数位同龄人在茶楼上，拿兰姆这一逸事讨论了一番。进而探究：对活人可否如此地处理？答案是：部分地可以——首先是死刑犯和自杀者，其次是病危者（美国一些州份已立法批准“安乐死”）。至于其他人，此事无人可染指。

座中一位滑稽多智之徒偏要钻牛角尖，提出：姑且知不可为而为，他举本市一位华人社区闻人为例。唐人街一个历史最长、势力最大的A会馆，它的会长必须是属下大一级的会馆的现任会长，取轮值制，任期总数为半年，但分三次履职，每次两个月。坐庄时间太短，若要办稍大一点的实事，走定向董事会提案、辩论、表决的程序，

时间已耗得差不多，所以传统上被目为给就任者镀金的“荣誉职”。好在，即使仅仅着眼于“风光”，也蛮有看头，至少有三个高潮：一曰交接仪式，请市长、市议员等本市头面人物出席作监誓人，新会长移交印信，新会长发表演讲，重复三次。二曰庆祝就任，主要举措，其一是侨社团体、名人、亲友付钱在各大报刊登全页贺辞，其二是举行人数数百的庆祝宴会，也是三次，开销由各团体和新科会长分摊。会长上任，马上炙手可热。社区各种活动，从五花八门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领导班子竞选，医院、图书馆、学校扩建，到选美，务必亲自出席，发表讲话。到各拜拜会同乡团体，参加海内外慈善会、祭祖大典。五花八门的慈善捐款，堂堂会长要身先士卒掏腰包，进各宗亲会的祭坛，少不得付“香油钱”表示敬意。

海外社团，最教普通老百姓欣赏也最教会长们烦恼的，就是基本上没有“自肥”的门路，谁当都是大年三十的“福”字——倒贴。会长上任以后滋味如何？我们均感好奇。座中一位在某同乡会当“总长”的朋友，揭开一些秘密：“昨天我在唐人街和新任会长聊天，他哭丧着脸说：‘知道我为‘风

光’付出的代价吗？迄今已是六万零美元。’”我们一边喝普洱茶，一边围绕这位动用自家最后积蓄（也叫“棺材本”），加上儿女资助才勉强对得起任期开销的会长的处境，一致认为，人生需求诸层面中，“满足自尊”高于饱暖性欲，老先生既将“此生务必当一回会长”视为最高理想，又自甘破财，绝无贪腐的劣迹，当然值得充分肯定。鉴于会长工龄八十有八，生的辉煌之后，如果有一个美好的死，那就更加圆满。至于死成“鸿毛”还是“泰山”，不是他人说了算数；但如果他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尾，那么，“死得其所”兼“死得其所”，既省力，又符合炒作学上的“效应最大化”原则。

我们私下认为，最佳时间点是“上任”，最好的地点是在某次慈善或助选大会，他作慷慨激昂的演讲之际，或者在就职仪式，上千人起立鼓掌祝贺的高潮之中，又或者在接待别州别市同类会长或官员的宴会上，酒酣耳热之时，心梗突发时。这么一来，报上的讣告以及地方中文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立刻获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名。

如果说，“秀才人情纸一张”，文字的感染力有限；那么，至高级别的礼遇若非“死而后已”莫属。何以见得？A会馆的会长采轮流坐庄制，一年就出五六位，50年下来，往生的不算，从“会长”转任“元老”的数以百计，“现任”和“前任”会长比，前者的葬礼，花园至少比后者多100个，挽联多50副。市长和议会议长不敢怠慢，必在追悼会致辞，所有官员出席遗体告别仪式。出殡那天，会馆将以公款聘请最好的管乐队。车队少说有300辆各式车子。市警察局将委派上百辆摩托车和汽车的警察沿路维持秩序，保证他往天国一路风顺。遍观唐人街葬礼，凡有这等场面？单有钱办不到，头衔更大也办不到，关键在于时机。而心梗梗没有预警，在人生的高潮戛然而止，无痛苦，无恐惧，充为最佳死法。

我们把茶壶里浓郁的普洱茶喝成白开水时，为可爱的会长作的“死亡设计”近于完成。“且慢，人家不想走呢！”是啊，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谁愿意在人生高潮中撒手？即使愿意，谁能设计一个完美的死？总之，说了白说。只赚来哈哈大笑。

最后声明：只是在小圈子里说着玩，绝无轻侮任何“会长”的意思。



清風(国画) □邝文强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庄子亮

几日前，到母校所在的小镇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因是久别数年后重逢，当晚的气氛甚是融洽。席间觥筹交错，众同学把酒言欢，忆往昔峥嵘岁月，说到动情处，勾肩搭背，谈笑风生，好不快乐。席毕，我和好几个同学不出所料的大醉……然而打车回家卧下之后，我的睡梦中却多次出现缺席聚会的一个名叫张某某的女同学的影像来。

和到场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已经记不起这个当初坐在我后桌的女同学的全名，全部的印象，唯剩下不经意的某个场景的模糊的侧身剪影。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学”这类生物都是差不多的，除非后来有交集，不然印象真的就会逐年萎缩，直至缩减成某个镜头或符号、气味。以前闲聊，曾听张同学的表哥阿坚（也是同班同学）说过张同学是毕业不久就得了场重病，不治离开人世；但那天同学聚会，喝了酒后的阿坚告诉大家的，却是她得了自闭症农药药的，而起因，据说是微小到令人难于置信的摔跤磕坏了门牙。

但我心里想着的却是——“磕坏门牙”对于那时候的张同学，究竟不是一件“微小的事情”。青春期的女孩，大抵都是爱美且敏感脆弱的，那时磕坏了门牙的她，想必不晓得是可以补回去的，天塌下来的感觉在那一刻一定会完全覆盖了她的，所以她才会无法接受事实，才会像一朵肥料不足而无力继续开放的花苞，慢慢凋谢，慢慢枯萎，以至走上了不归路吧？！

而阿坚最开始有所保留，一定有他的考量的——我不知道别同学知道真相后是怎样的反应，总之，在那刹那那间，我的心脏有猛地收紧的疼痛之感。现在，说及青春岁月，都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的姿态，云淡风轻去追忆，去诉说，仿佛当年的一切真的那么美好，可我相信大家的青春都或长或短地包含一些暗无天日的光阴——所不同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最后走了出来，衣着光鲜，谈吐不俗，优雅漂亮地站在时光的此端；但也有一些没有走出或者在其中迷失的，连同她（他）们的青春永远沉入了幽暗的湖底。

如果我现在遇见当年的张同学，我一定会把我手机里留存的聚会的欢歌笑语的照片翻给她看，我会不厌其烦地给她打气，我还会紧紧握着她的手，将我掌心的温暖传递给她，我会对她说：千万不要气馁啊！在不久后的未来，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精彩和美好等着你呢！所有的苦楚与不快，都只是暂时的，忍一忍都终将过去。

然而，这一切如同世间的所有假设，已然没有意义。张同学终究已和我们阴阳两隔——惟死者永远十七，而还活着的我们，却还要不停赶路，还要通过不停历练使得我们的生命臻于丰盈，得于避免沉入幽暗的湖底。

人生的路很长，但谁也无法预料将来我们会遇见怎样的精彩和新的考验，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保持从容淡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心急——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秋风起

谢新源

人，学会欣赏和思索，有时，大概也就是一瞬间的事。这一年，我14岁。早起，推开门，昨晚阴沉着的天，倏地变得清澈。太阳的晨光从东厢房的顶上掠过，较之以往要通透和亮堂了许多。空气中夏天的闷热气息，仿佛也在一夜之间遁去，变得清爽并夹杂着用心感受方可察觉到的凉意。“昨夜，起了北风，你还是穿上长衫吧。”母亲在里屋叮嘱。“知道了。”我应道。星期天不用上学，生产队派工我们六位小伙伴，到村南的桃花堤上去收摘最后下树的八月桃。这应该说是收获最早的秋桃了。

高高的桃花堤，堤顶和两面斜坡种满了桃树，春节后不待春风吹来，便一堤桃花绵延数里，蔚为壮观。我们走出村口，远远眺望，桃花堤依然青翠，蜿蜒蜿蜒，随着自村西而来的涪江河，在村南南转了个九十度外弯，宛如盘龙展身，昂首向南，迤迤而去。近千棵桃树，五月、六月、七月桃，早被县土产公司收购了去，留下的这些八月桃，也就七八棵。它个小皮厚，肉紧味酸，是不受人待见的。当年，村人们一时不小心，把它们掺杂着种到了堤上。“那，咱们就留着自个吃吧。”老支书苦笑着对乡亲们说。我们来到八月桃树下，棵棵硕果累累。或是接受了刚刚刮来的秋风的吹抚，透出历经秋风后

的隐约的褐色。我从这隐约的褐色里发现了隐约的秋的痕迹。摘完三棵桃，小胖墩说，该歇了。“走啊，看河去！”我招呼大家，一齐冲下河堤，来到十数丈外的河北岸边。平原地方的河，或因为落差的小，几乎看不到水的流动。我们小心翼翼蹲在岸边，将沾了桃胶的手，探进河水洗濯，方看到那平静的秋水在指缝间缓缓流过，指尖微微的痒。掬起一捧水捂上脸颊，丝丝的凉浸透肌肤。抬头南岸边的苇草，挺出水面的尖尖已显露枯黄。一只蜻蜓站立其上，翅膀不像在春和夏，会不停地上下扇动，静若木偶，似在回味刚离去的

夏，又仿佛在沉思刚迎来的秋，或是在欣赏温柔流过的水？一阵秋风袭来，吹皱了水面，立刻兴起密密的波纹。秋天的河水已不似春夏的清澈和剔透，稍显浑浊；河面上多了些漂浮的枯叶；夏日的河水丰沛盈岸，现在却落进河槽一尺有余，显出了秋水的细瘦……苇草、蜻蜓、落叶，我似乎在这共长天一色的河水里，看到了秋的容颜。我们还是回到了桃花堤上。在堤的另一侧，秋玉米长到了小半人高，村人们穿梭其间，培土、施肥、浇水、管草，一派忙碌。他们也大都穿上了长衫，脱去了草帽；偶尔，会抽下套在脖颈上的毛巾，擦拭额头上的汗滴。有的，或是劳累了，驻足玉米丛中，一手撑